

松本清张
短经典

黑地之绘

旧

松本清张

吴曦

Matsumoto Seicho

黒地の絵

黒地之絵

[日]

松本清张

吴曦

译

Matsumoto Seicho

黒地の絵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2957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KUROJI NO E Kessaku Tanpenshuu Vol.2 by Seicho Matsumoto
Copyright © 1965 Yoichi Matsumot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(Japan)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地之绘/(日)松本清张著;吴曦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松本清张短经典)
ISBN 978-7-02-013492-2

I. ①黑… II. ①松… ②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1370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陶媛媛
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2 千字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13.5
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92-2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二楼

1

携款潜逃

35

黑地之绘

67

装饰传记

131

真贋之森

165

目录

Contents

纸上獠牙

255

空白的排版

311

草笛

371

确证

391

二 楼

竹泽英二近两年来都住在疗养院，但病情丝毫不见好转。经病友的推荐，他开始向俳句杂志投稿，一时间倒也热衷于吟诗作句。可最近也厌倦了。随着身体恢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这种疗养生活只剩下了倦怠和绝望。

疗养院坐落在一片靠海的松树林中，从东京赶来要花两小时。幸子每个月的一号和十五号来探望两回。这两天是家族印刷厂的休息日。

“生意怎么样呀？”

英二一见妻子露面就问道。毕竟已经经营了十年，不可能不关心。幸子把写着营业额的小本子给他看。从进账数目中扣除纸张费、油墨费、活字费、机械折旧费、修理费、一个外勤员工、五个印刷工和两个学徒的工资，以及杂费，剩下的钱就是家中的生活费和英二的疗养费了。只要到了每月一号，英二就非得看到上个月的营业额才肯安心。

“你一个女人家，弄得有声有色呢。”丈夫称赞说。每个月都有盈利。

“你不在家，我只能拼命干活。”幸子说。

“多谢了！比在我在家时收入更高呀。”

“才不会。你要是回来，不知会有多好呢。我只会拼命地削减经费而已。女人家嘛，也只能做些消极的努力而已。”

“我们的老主顾，那些公司呀，商店呀，都是你在维持关系吧？”

“靠三宅先生一个人实在是应付不过来。每次一有电话打来，我就骑着自行车赶出去，顺便把附近的商户也跑了一遍。不知大家是不是同情我们，经常光顾我们家。就算和其他印刷厂有竞争关系，只要单价大同小异，全都会委托给我们。”

“看来你已经很习惯做生意了嘛。你的脑袋也灵光，还招人喜欢。”

“才没有呢。大概是干了两年，多少算是掌握了一点儿窍门吧，见到那些烦人的报价表也不会手忙脚乱了。只不过最近接了一份长期订单，材料费上有些吃紧。”

对于夫妇两人来说，讨论生意也算是一桩乐事。虽说赚不了大钱，但盈利总比赤字来得好。

“我也是多亏了你，才能这么安闲地躺着。”

要是在过去，英二会把枕头上的脸扭向一边，一脸满足地望着幸子在一旁剥水果。

可是，这两三个月里，英二无论听到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双眼放光，更多的时候，只是有气无力地盯着天花板。

“幸子，我想回家了。”

有一天，丈夫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说。

“躺在这儿跟住在家里根本就没有区别。已经坚持了两年，还是这副模样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呢！养病可不能心急，一定要慢慢疗养。有些人不是已经比你多待了三四年嘛。”幸子是反对的。

“那种长期病患，全都是没希望的人。”丈夫的眼角挤出皱纹，嗤笑道。

“让我加入他们的行列，还不如在家躺着舒服呢。听着机器声，我还能找回点儿活力。生意上的事情嘛，我躺着也能给你出点子。”

“你就别管生意了。跟之前一样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别提这个了，你还是消消气，写写俳句也好，安心静养吧。要是我每个月来两次，你还嫌孤单，那我不管三次还是四次，都会来的。”

幸子哄着丈夫。英二的头发已经干巴巴的，鼻梁削尖，只有眼睛在放光。

“不，我每天都想和你在一起。”丈夫半带玩笑地说。

“我也想嘛。不过你这么不讲道理，我也很难办呀。”

“才没有不讲道理。你也在这四四方方的病房里窝上两年试试？肯定很快就腻了。从窗户望出去的景色每天都一样的。早晨一睁开眼睛，就忍不住想：哎呀哎呀，今天又要跟这帮家伙大眼瞪小眼了。护士每天来量四次体温，医生上午和下午回诊两次，一天三顿饭。来的都是一样的脸，压根不会有变化。还跟病人交换书来看，不到三天，就一本都不剩了，剩下的时间只能盯着天花板看。我作为人的感性一天天在削减。我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。”

“死——”

幸子欲言又止，只能惊慌失措地凝视丈夫。

“老伴……”

“没什么啦，才不会那么快就死。只不过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么个地方，晚上睡不着，就忍不住去想些无聊的事儿。我也知道不该想这些。我需要的是精力，这样下去，我要是在精神上认输了，那么病情说不定也会变糟呢。”

“可是，这儿空气好，也有人随时照看。家里灰尘滚滚的，护

理起来也没这儿条件好啊。”

“护理嘛，只要请个贴身的护士，跟这儿就是半斤八两了。对了，如果楼下工厂的纸屑会飘上来，多注意通风换气就好了。总而言之，我在这家疗养院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整天郁闷得不像话。要是耳朵能听见印刷机的声音，要是每天都能瞧见你，再让我在生意上掺和一脚，精神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两边的精气神不同，这可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想要的就是精气神。我光是想一想，就好像精神了点儿。求你了，幸子，我在这儿感觉就跟死了没两样。”

丈夫恳切地请求。他过去就是说不二、从不听劝的人。十五年来生活在一起的幸子最明白丈夫的秉性。

但是，他们没有孩子。在她的意识深处，总飘荡着一种结婚还没多久的错觉。这是一大优点，或许也是一大“过错”。

两个月后，幸子最终还是被丈夫的主张说服，这就是“过错”占了上风的体现。

离开疗养院的那天煞是寒冷。英二在车上裹上了好几条厚厚的毛毯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很是稀奇地盯着划过车窗的景色。他十分欢喜地东张西望个不停。车外的日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只见他的嘴唇不再湿润，惨白的皮肤失去光泽，毛孔丑陋得刺眼。

幸子一看到就后悔了，顿时有了一种想让车子立即掉头开回疗

养院的冲动。

二

能在自家的二楼睡觉，丈夫眯着眼，很是喜悦，就差没有拍起手来了。

“真好呀！果然还是自己家最棒。不像我这样在外面睡了两年，是不会明白我这种心情的。”

楼下传来敲打印刷纸的机械噪声，还能听见工匠们聊天的声音。

“就是这个！我做梦都想听这个声音啊。真好啊！难以形容的好。我的精神一下子就好多了，幸子。”

丈夫在地板上欢蹦乱跳。

“太好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有点儿担心。”

幸子战战兢兢地观察着丈夫的表情。

“什么呀？”

“因为咱们是强行从疗养院中途出院的，那边的医生也很牵挂你呢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

丈夫逞强道。

“比起睡在那种毫无生趣的地方，还是这儿让人心情愉快得多。病情全看心情嘛。总觉得从现在开始，病就能好起来呀。何况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呢。”

“我当然也很开心，但又总觉得特别担心。你高兴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你要是再不好好保重身体，那可不行呀。”

“没问题的。你要是仍然担心，就给我请个贴身的护士来，有了护士，不就跟住院的时候一样了嘛。不，那可是专人专护，说不定比在疗养院的时候还要好呢。”丈夫说道。

幸子当然早就做好了这个打算。走下楼，跑外勤的三宅站在楼梯口低声询问：

“老板娘，老板的身体怎么样？就这样把他接回家了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

三宅五十多岁，是从大阪来的。

“他可不是因为病情好转才回家的呀。”

“我当然也理解老板的心情，会不会有点儿操之过急了？”

幸子当然明白还不到该回家的时候，可是她对英二的强求根本无计可施。倒不是觉得丈夫的想法有什么道理，只是被他的心境所感染了。疗养院的医生们都不太高兴，认为幸子提出的出院申请太过随意了。

那么，他到底要在疗养院里待上多久才能痊愈呢？幸子问道。假如说医生能讲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来，她恐怕就算是强迫也会让丈夫留下来吧。可医生的回答相当暧昧不清。听到那个等同于沉默的回答，幸子这才下定决心把丈夫带回了家。既然躺在哪里都一样，还不如让丈夫过得快活一点儿。实际上，丈夫说得并没有错，与其每天在疗养院里绝望地躺着，倒不如回到家里，打起精神，没准还真能让身体很快恢复起来呢。幸子把一切都寄托在这微弱的希望上。

幸子翻起电话通讯簿，开始寻找外派护士介绍所。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家机构登了两个电话号码。或许因为被两个号码吸引，幸子心头顿时涌上了一股信赖感：看上去是一家有着许多优秀护士的热门机构呢。

起初接起电话的是个女接线员，幸子交代了一下情况之后，就换了一个嗓音像男人那样低沉的女人：“我是负责人，请问是怎样的病呢？”

机构的会长发问了。幸子回答之后，对方又问了不少关于病情的问题。似乎根据病情的不同，收取的费用也会不同。

“像这样的病人，请一个比年轻人更有经验、有点儿年纪的人来照顾会更好。我刚好认识一个不错的护士，这就去问问。”

费用是每天五百日元，包吃住。幸子雇下了这个护士。

来到二楼，只见丈夫闭着眼，深陷的眼眶中满是疲惫。连续坐车两小时的负担立刻显露在了身体上，幸子始料未及。果然不该把他勉强带回家。她再一次备觉后悔。

丈夫微微睁开眼睛，对幸子笑了：“太舒服了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”

他的表情像在催促幸子快坐到身边来。

“你会不会太累了？”

幸子把手伸进被子里，抚摸丈夫温热的手腕。

“没事的。”

丈夫说着，噙起嘴唇。已经两年没有这样了。他的嘴唇贴在幸子的脸上，一丝口臭顺着她轻启的嘴唇，顺着热流进入她口中。丈夫的喉头颤动着，吮吸着妻子。

丈夫伸出温热的手，要把幸子的身体拉进被窝中。她赶忙向后退去：“不行，现在可不能随便乱来。”

丈夫浅浅一笑，眼中流露出一舍的光芒。

“要跟在疗养院的时候保持同样的心态才行。别自以为是，一不小心弄坏了身体，就不能挽回了。”幸子教训道，“我刚才请了个外派的护士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定要听护士的话。看病的话，就找之前的关口医生吧。”

“护士今天就来吗？”丈夫露出无趣的神情。

“哎呀，怎么摆出这么一副表情？”

“有别人一直留在身边碍事，好不容易能见到你，也什么都做不成了。”

“你怎么还说那种话呢。”

幸子面朝丈夫刚说完，丈夫就用臂弯搂住她的脑袋，在她的耳畔低声问了一句话。

幸子满脸通红地说：“我还有厂里的活要做。太忙了，什么都顾不上，所以你就专心地只考虑养好自己的身体吧。我忙里忙外，就是为了等你病好的那一天。”

妻子一离开，丈夫就把被子盖在自己的脸上。

委托的外派护士一个小时之后就来了。

她和幸子的年龄相差不大，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岁，个子有点儿矮，眼睛圆圆的，挺讨人喜欢。皮肤白皙，看来年轻时也相当漂亮，不过眼角已经有了下垂的褶皱，头发也很稀疏。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一张脸。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还在干外派护士这样的工作，不知道她曾经经历了什么呢？幸子暗暗思忖。

她递出一封貌似会长介绍信的文件，礼貌地打招呼。虽说有些世故，但好在不算粗鲁，幸子对她有了些好感。介绍信上写着她的